

难民问题，德国人到底怎么想？

首席记者 姜燕

在难民问题上，德国人到底怎么想？今年 8—10 月，记者前往德国学习、调研，其间试图找到答案。

在德国，听起来最主流、最合理的解释是，德国老龄化严重，引入年轻难民，调节人口比例，充实劳动力市场，维持养老金体系。但是，从数字上来看，它并不具有说服力。德国人口约 8000 万，从 2014 年起，65 岁以上的老人就有 1700 万，这两年约 100 万的难民，对德国人口总数实在是杯水车薪。同时，德国多年来一直有计划地稳定引入移民，且大多是出于主观意愿，文化和语言差异较小，容易融入德国社会的欧洲其他国家国民。一直研究德国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德国社会学家于尔根·舒普说，去年和今年，有至少和难民同样数量的欧洲人移民德国。所以，德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西格蒙德·佩特拉说：“坦白地说，难民成为德国劳动力是不断演化出的一种说辞，并不是一年默克尔接收难民的实用主义性质的初衷。”

从经济角度来看，难民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德国有较大的差异，德国对这些被动性移民的融入度和稳定性并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柏林机构专门计算到何时难民会对德国有所贡献，目前的结论是帮助难



■ 汉堡最大的难民服务机构捐赠中心，24 小时开放，市民随时可以来捐赠衣物

民会造成一些赤字，最好的情况也只是得到微薄回报。

另一种解释是，德国出于人道主义接收难民。但为何在难民问题上，许多同样秉持人道主义立场的欧盟国家对德国“欧盟国家均摊难民配额”的号召应者寥寥？有分析认为，除了人道主义，赎罪是德国收容难民的一大原因。二战的硝烟散去刚过第 71 个年头，很多国家的人对那段恐怖的历史记忆犹新，包括德国人。德国历史博物馆中，一具颜色

惨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模型和千万个赤身裸体等着被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群雕令人毛骨悚然。柏林著名旅游景点菩提树下大街上，1970 年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的大幅海报比比皆是；世界闻名的柏林爱乐音乐厅外，便是一座精神病院旧址纪念碑，大理石上镌刻着二战时期德国人将这所精神病院的病人送到郊区秘密杀害的历史。在汉堡对难民问题做过三个月专题调查的《汉

堡晚报》记者克里斯托福·海涅曼说，六七十年来，在世界的视野中，德国都是一个邪恶的国家，现在德国努力向世界展示“我们不是那样的”。他举了一个 2006 年德国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例子，他说，在那样举世瞩目的国际赛事中，德国人努力让世界感到他们的开放与友好。

对德国社会来说，难民危机是一个机会。当然，这当中还有其他因素，比如为德国一个议员工作的阿恩德说，恰好德国这段时间经济状

况不错，失业率较低，有能力接纳难民。同时，经过多年的移民，德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已跳出民族国家的思维，德国人奥利弗·拉德克说，我们从不认为德国人就应该具有高鼻梁、蓝眼睛、白皮肤的，只要在这个国家生活，遵守国家法律和准则，都是德国人。

当下，默克尔和她的难民政策受到很大冲击，主要指向是恐怖主义事件增多、犯罪率升高和就业等问题。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德国低收入群体，这批人也是德国极右翼政党 AFD 的主要支持者。但不少德国人认为，不能将难民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即使没有难民，恐怖分子也会想各种办法进入德国。在犯罪率方面，克里斯托福·海涅曼在调查中得出的数据是，汉堡的移民犯罪率并没有因难民的进入而上升，“社会不安全了”更多是人们的一种感觉。

德国的难民政策会不会转向？我采访过两三个德国政治记者，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使默克尔不再担任德国总统，德国的难民政策也不会有大的改变。除非 AFD 上台，但这是不可能的。至于这样的难民政策会给德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读者可下载新民晚报邻声 APP 或登录新民晚报新民网阅读“德国难民问题观察系列”报道）

（上接 A14 版）

情绪多变 心灵脆弱

苦难的经历、不安定的生活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让萨摩情绪变化非常大。这一点他并不是个特例，照顾了 8 个难民儿童的义工安德莉亚说，他们个个都很敏感。

萨摩有时候很积极，对融入德国社会充满了信心。他在汉堡难民营时，从那里的经理手中看到过一本介绍德国社会规则的书，读得非常投入，向经理借来一遍又一遍地读。他骄傲地说，有一次难民营安排大家交流对德国的印象，主持人问谁能够介绍一下德国，他说我可以，主持人看着他，一副不相信的样子。结果萨摩用英语、德语和波斯语给在场的德国人和不同国家的难民介绍了他从书中认识的德国，还告诉难民们，德国只认可有用的人，只有等你工作了，德国人才会认可你，要想找到工作，就要先学德语，否则就只能回自己国家去。他讲了足足一个小时，令主持人对他刮目相看，不仅就刚才的怀疑向他道歉，还对他说：“萨摩，你一定会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他经常也会很脆弱、悲观。有一天夜里，他发短信给我说：“我是个没用的人，我很悲伤。我在哭。”第二天，我和他及他的朋友杰维德约在难民营附近的一个公园见面。萨摩告诉我，他刚接受了第二次面试，感觉自己表现非常不好，他可能通不过申请了。说完便呆呆地坐在长椅上，双目无神地盯着地面，陷入一个看不见的。我和杰维德努力去看一些轻松的话题，诸如阿富汗、德国和中国的食物，杰维德在世界各地的朋友等等，但他似乎一点也没有听进去，只能不时地叫他的名字，把他从忧郁中拖出来。最后我们几乎是用尽洪荒之力，才终于让他忘记了失利和

悲伤，又开心地笑起来。

尽管萨摩因可能留下不来而难过，但这并不代表他热爱德国，渴望留在这里。很多难民怀念着自己的母国，怀念他们熟悉的社会规则和浓浓的亲情与友情。在德国，他们没有找到归属感。萨摩说，德国人的确给了他们非常多的帮助，但是走在德国的街头，没有德国人对他们微笑。他是一个闯入者，是一个异类。难民与德国的联系是脆弱的，只要有一些负面因素推动，他们可能会选择离开。杰维德说，也许哪一天，他就从德国政府那里把文件拿出来，带着德国政府发的 700 元遣散费，去菲律宾找他的朋友。

国别和宗教带来纷争

萨摩讨厌战争，他从战争中逃离出来，却又陷入另一种战争。在我认识他的短短一个半月里，他在难民营经历的冲突就有四次。

认识他后没几天，我到他的学校里去，那天教室里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打斗，一群男生和一群女生闹得整个学校都知道了这场仗。老师曼弗雷德语言不通，根本没法调停，只能努力劝解，但同学们情绪难以平复。下午最后一堂课，难民营的社会经理亚伯拉罕，一个移民德国 33 年的阿富汗人特地到教室来调解矛盾。他做过多年青少年辅导工作，语言又通，即便如此，也还是花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才调停妥当。

曼弗雷德说，孩子们的冲突源于宗教派别的差异，矛盾潜伏已久，今天终于爆发。亚伯拉罕则说，孩子们的矛盾反映了他们父母之间的宗教冲突，在难民营他就经常调解这一问题，费尽心力。他对孩子们说，从天上的视角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人的前额上写着你是德国人，我是叙利亚人，他是阿富汗人，也没有写上宗教的区别，要理解和



■ 萨摩搬到新难民营后，终于吃上第一顿阿富汗饭菜

包容。他希望从孩子开始，让难民减弱对宗教的不同认识。

萨摩没有参与这次的纷争，但并未从差异的斗争中幸免。班上一个强悍的女孩就挑衅过他，先是骂他，又动了手，萨摩忍不住还了手。国别引发的冲突在难民营中也很常见。有义工告诉我，有难民营曾经安排难民做食堂的分餐员，但由于在分配食物上照顾本国国，引起别国难民的不满，彼此大打出手，从此只好取消这个岗位。而有时候，冲突仅仅是因为国家不同，没有其他任何诱因，萨摩就被一个沙特阿拉伯男人打过。

第四次激烈的冲突发生在最近，直接导致萨摩一家迁出这间难民营。那一晚天晚上 8 点左右，萨摩正在难民营里散步，突然听到姐姐

的尖叫声。他赶过去一看，姐姐的第三个女儿的右眼被打得乌青，姐姐正抱着她大哭，而一个沙特阿拉伯人还在大骂，并挥拳欲打。萨摩的神经一下受到强烈刺激，暴跳并大声尖叫起来。后来，警察来了，六个人将他的胳膊压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萨摩说，如果不给他戴上手铐，很可能他会杀了自己。

次日晚上，他和姐姐一家人被通知迁出这间难民营，搬到机场附近一家新建的难民营去。大包小包的行李堆在路边，一辆出租车把他们送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因祸得福但前途未卜

萨摩觉得非常不公平，他觉得“明明是他犯了错，为什么走的是我们？”这让他对德国人非常恼火，尽

管后原来难民营的经理向他道歉，并表示希望能够帮助他，他还是气不过，决定离开这里回国。“哪怕死在阿富汗，也比在德国强！”萨摩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哪怕姐姐哭着挽留他，但他还是依然决意离开。

萨摩一直叫我姐姐，他来找我，告诉我他的决定。我将他狠狠骂了一顿，告诉他因为一点小事就放弃不是一个男人所为。萨摩终于回转了心念，回到姐姐身边。

次日，我到萨摩家中做客。萨摩一家也算因祸得福，新的难民营分配给他们一家一间独立的房间，18 平方米左右，摆着 6 张床。萨摩对此很高兴，他说以前的难民营是公共场所，一人一张床，现在关上门就只有自己一家人。他们将三块薄薄的毯子铺在地上，平时就席地而坐，这是他们的生活传统。姐姐的朋友送了一只电煮锅，他们从超市里买来肉、肉、洋葱和土豆，避着保安煮了一年来第一顿阿富汗传统饭食——牛肉汤烩米饭，萨摩不止一次向我提过这种饭。萨摩的姐姐不停地向我道歉，说条件有限，只能这样简单地招待我，这在阿富汗是非常不敬的，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款待。

她从柜子里取出碗碟和餐具，家里只有三只碗和两副不锈钢刀叉，她曾让萨摩去超市买碗，但萨摩对她说“这是姐姐，不要紧”。牛肉汤煮米饭非常的美味，锅底烤焦的焦饭也是喷香。饭后，萨摩还掰了一块买来的馕，骗我说，在阿富汗，人们有在饭后吃馕的习惯。被他的姐姐扑哧一笑漏了馅。

看着萨摩一家人的欢乐，我其实忧心忡忡，有朋友告诉我，汉堡机场附近新建了一个难民营，居住的都是未得到难民申请，要遣返的难民。不知道萨摩一家是不是其中之一。

（文中萨摩为化名）